

192854

中央民族学院

研究生论文集

(三)

中央民族学院科研处汇编

一九八一年四月

目 录

布慕兄弟及其《生命的根源》	孟天堂(1)
格莎尔与《格莎尔王传》	晋 美(14)
一份吐蕃驿递文书	陈庆英 端智嘉(29)
西藏佛教史上的汉印佛教辩论	陈庆英(37)
佛教“轮回”说初探	晋 美(49)
关于中古蒙古语元音的音质问题	张双福(58)
朝鲜语元音和谐现象及其修辞功能	李元吉(64)



0912044

布慕兄弟及其《生命的根源》

民族所西南地区民族史专业七八级研究生： 王天玺

世界上有一些民族善于把深奥玄妙的哲理写成生动活泼的诗歌，并在歌场中进行对唱或对讲，彝族就是这样一个民族。在现存的古彝文典籍中，几乎所有的哲学著作，都是用韵文写成的，都是能唱易记的诗歌。我们在这里要介绍的《生命的根源》就是古代彝族哲学家布慕笃仁、布慕鲁琪对唱对讲的一组哲理诗。这篇著作，就其内容之丰富深刻来说，确实是彝族古代哲学家放进中华民族哲学宝库中的一颗闪光的珍珠。

《生命的根源》是用古彝文写成的。明清之际，有一位彝族学者将其辑录于《西南彝志》第十六卷中。作者布慕笃仁和布慕鲁琪是兄弟二人，他们是彝族古代最有名的哲学家，许多古彝文哲学著作都是以他们的名义流传下来的。但是，由于彝文典籍一般不标明年代，人物事迹的记载又过于简略，因此，即使象布慕兄弟那样影响深远的学者，我们要了解他们的生平事业也颇为困难。不过，根据《西南彝志》的一些零星记载，对他们活动的大致年代作些推测不但是必要的，也是完全可能的。随着研究的深入，这种大致的范围就会逐渐确定下来。

云南昭通一带，是古代彝族活动的一个重要地区。布慕兄弟可能就生长在昭通龙池附近，书中说他们“依龙生，依龙长”。他们是慕施，即彝族社会中的职业歌师。由于要到各处去对唱讲论，也因为他们有强烈的探索求知的愿望，年青时游历了很多地方。“我们两弟兄，好象白雁海鹰到处飞旋，飞遍天南天北天东天西，哪里

都到过”(1) 最后定居于卜吐仲益，即贵州的普安。他们住在官殿里，“燕子堂前飞，举杯相庆贺。他们两弟兄，有唱又有笑，互相问答讲论”。(2) 很可能，《生命的根源》就是在普安写成的。

从现有材料看，布慕兄弟大约是在公元九世纪左右的人。书中描写他们当时的生活是，外出游历时，骑着好马，带着仆役；住下来时则是饮酒作乐，讲经对歌。生活是安定的，富裕的。他们的著作又反映了奴隶社会的情景。因此，这应该是在黔西黔南的彝族奴隶社会有相当的发展，而且比较稳定的时代。据《西南彝志》载，活动在昭通地区的彝族，分为六部，其中的默部和布部从公元初期开始，先后进入贵州的西部和南部。默部首领火济曾经支援了诸葛亮平定南中叛乱的战争，乘机扩大了自己的势力，建立了奴隶制的罗甸国。这个罗甸国全盛时期的政权规模有如下述：“祖先勿阿纳，住到贵州大方城，管理城池和人民。设四十八个慕濯，一百二十八个慕衣，一千一百位奕续，国中带兵的元帅有十二位。一切反叛的人，十二位元帅带兵去打它”。(3) 在公元八世纪左右，罗甸国发展到了它的兴盛时期。与此同时，布部在南方也获得了很大进展。“阿德布之家，在黔南一带地方，发展得象艳丽的花朵”，“权势很荣耀巍峨，有君有臣”。布部的著名首领默朵歹“曾造戈甲，备鞍马，杀牛议事，征讨仆人，占地占城”，并在所占领的地区“订了规章收租税”(4) 默朵歹的儿子阿仁在公元八世纪左右把势力扩张到安顺一带，成为播勒地区的君长。又从云南请来汉族和白族工

(1) 《西南彝志》第十七卷 (2) 《西南彝志》第十七卷

(3) 《西南彝志》第八卷

(4) 《西南彝志》第七卷

匠，建造了巍峨壮丽的九重宫殿。到九世纪末期，布、默两部所统治的地区成为南诏国的东境，奴隶制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布慕兄弟正是在这个时期，在滇黔地区彝族社会相对稳定的时代，过着较为富裕而安定的生活，并有可能从事他们的理论创造活动。显然，这个时期不会早于公元八世纪，但也不会晚于公元十世纪。因为进入南诏后期，战乱频繁，社会很不安宁。布慕兄弟也就不能过着“有唱又有笑，互相问答讲论”的生活了。就《生命的根源》内容来看，虽然包含汉晋以前中原唯物论哲学的某些论点，却没有宋明以来程朱理学的丝毫影响。是不是因为布慕兄弟居处偏僻，无法知道中原的这些大学者呢？当然不是。我们知道，南诏虽然和唐朝打过许多战，但是它对于学习中原先进文化还是很热心的，不但对内地去的学者非常尊重，而且每年派大批青年到成都或长安学习。据《岑外代答》和《桂海虞衡志》的记述，在大理国时期，滇黔商人和内地贸易时，不但购买物质的商品，而且也购买汉文书籍，特别指名要经史子集。因此，南中地区的学者对于内地各种学说是比较了解的。可是，一度风行海内的程朱理学在布慕兄弟的著作中却一点影子也没有，这只能说明他们生活在比程朱更早的年代。这样，我们就可以合理地设想，布慕骂仁和布慕鲁琪是公元九世纪左右，南诏中期或前期的人。

布慕骂仁和布慕鲁琪生活在彝族历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以蒙反家族为首的彝统治者，把整个彝族地区连成一片，建立了威震东南亚州的奴隶制大国——南诏。正是在这个彝族和汉族较为平等相处的时期，彝族接受汉族先进文化比过去任何时候都多，彝族和汉族之间，彝族和其它民族之间的相互影响比过去任何时代都广泛而深入。这是彝族古代历史上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大发展时

期。布慕兄弟活动的普安州正好是内地和滇黔的交流之口，“普安州，古夜郎地……当云贵之襟喉，达川广之声援，据险立城，控扼蛮夷，实为要冲”。（《读史方輿纪要》、顾祖禹）各族人民东来西往在这里聚会，各种商品南进北出在这里转手，不同的思想也在这里交流。这对于两位彝族哲学家思想的发展是很有益处的。他们继承了彝族哲学的优秀传统，吸取了汉族哲学的先进成果，经过多年的辛勤劳动，给后人留下了一篇不朽的哲学著作——《生命的根源》。

二

《生命的根源》有一个很显著的优点，那就是它唯物地回答了世界的根源究竟是什么的问题。

从蒙昧时代，当人们有了自我意识，当人们能够把自己和周围世界区别开来的时候起，就有一个在生存斗争中天天碰到的问题困扰着各民族的精神：直接呈现在人们面前的世界和世界上的万事万物，究竟是怎么来的，是某个至高无上的神按照自己的意志凭空创造出来的，还是世界有着自身发展变化的根源？各民族的智者都尽心力，试图用自己满意的方式来回答这个问题，在人类认识史上都各自作出了大小不同的贡献。布慕骂仁和布慕鲁琪发扬了彝族人民勇于探索世界根源的精神，摒弃各式各样的神灵创世说，毫不含糊地声明。“万事万物都靠气生存”。① 恩格斯说过，古代朴素的唯物主义者把自然界无限多样性的统一，看作是一个不言而喻的事情。布慕兄弟正是这样的。他们认为，世界的根源，生命的根源是气，世界上的一切都统一于气。他们有时也采用汉族学者的五行理论，但并不满意。他们觉得五行仍然是多样的，不能成为世界的

① 《西南彝志》第十六卷

最终根源。而且，要用金、木、水、火、土这些特定的有形体来说明所有的东西，特别是说明性质差别很大的东西，显然是困难的。需要找到一种普遍存在而又没有定型、同时自身具有能动性的物质，不但万事万物统一于它，五行也统一于它。这样的东西是现实地存在着，这就是气。所以，布慕兄弟提出了万事万物都靠气生存的命题。也许，这个命题的提出与实际生活中得到的这样一个经验有关系，即人类和一切生物都离不开空气，一旦没有空气，死亡就立刻到来。这个经验使他们受到了启示，但他们仅仅把它当作一种启示。因为在他们看来，不仅人类和其它生物靠气生存，就是天地宇宙，也是由气生成的。我们不要因为这一命题与汉族古代思想的元气论相似而低估了它的价值。首先，无论如何，“世界的根源是气”这是一个高度抽象化的概念，一个民族，当它没有达到相当的发展水平和拥有丰富经验的时候，当它没有长期的思想资料积累的时候，是不可能产生这种理论上的飞跃的，也很难从别处接受这样的观念；其次，世界的根源是气这一概念与汉族哲学中的元气论的相似恰好证明了彝族和汉族有着共同的思想规律，甚至遵行着基本相同的思维格式，从思想上证明了中国各族之间兄弟关系的渊源深长；最后，必须强调指出，彝族古代哲学家的元气论有着自己鲜明的特色。在他们看来，气本身是存在着内部差别的，是可以分解的。他们把气分为“青气”和“红气”或者清气和浊气，提出了青气和红气交互作用产生万物的理论。他们说：“青气下降，红气上升，就产生出美丽如花形体”。“天即是迷漫的气体，云雾普遍地向低处下降，天呢就是这样产生，这样兴起。地即是堆集的气体，想来，这一气体长久地向上涨，地呢就是这样产生，这样铺开给天盖着”^①。我们可以看到，在思维

① 《西南彝志》第十六卷

和存在、客观世界和主观意识何者为根源的问题上，布慕兄弟的术语和表达方式都是粗糙的，不科学的。但是他们坚持唯物的观点，这是不容怀疑的。值得赞许的是尽管他们熟知古代汉族的各种哲学思想，但仅仅吸取唯物主义的论点；虽然道教在彝族中有广泛的影响，但他们却没有采用老子的“道”这个玄而又玄的观念。和其它民族一样，彝族也有许多美丽的神话，赞美那些开天辟地的天神或半神，但是，布慕兄弟完全不理睬这些会人敬畏的神灵，而把自己最高的赞美诗，奉献给了一种最平常的物质——气。如此的卓识和勇气是难能可贵的。

布慕骂仁和布慕鲁琪作为彝族的职业歌师，当然不能象一般哲学家那样满足于自己穷根究底的研究。他们是要拿自己的思想去歌唱的，这样，就必须使他们的哲学理论带为本民族群众所喜闻乐见的色彩。他们说：“产生天地之后，它两又结合、产生了扎发髻的‘暖’和戴金勒的‘哺’，……天气间出现了四季的变化，时而冰天雪地，时而和风煦煦，时而大雨滂沱，时而云雾沉沉，这就是天地间清浊二气漫溢变化而成的。”“暖哺先产生，为万象的根本。宇宙继续起变化，就形成了八方，即暖、哺、且、舍、享、哈、鲁、朵。暖为父，主管南方；哺为母主管北方；且为子，主管东方；舍为女，管西方。宇宙四角起变化，变到东北方，由鲁子来管；变到西南方，由朵女来管；变到东南方，由享子来管；变到西北方，由哈女来管”。^①布慕兄弟为了使他们关于世界根源的元气论易于传播，就把青气和红气拟人化，把它们称为“暖”和“哺”。暖是扎发髻的（彝族男子扎天菩萨），是父亲。哺是戴金勒的（彝族女子

① 《宇宙人文论》

的头饰)，是母亲。他们生出了天地四方的且、舍、享、哈、鲁、朵。古代彝族社会普遍实行家支制度，一个家支就是同一个祖先传下来的所有子孙，他们不但有着亲近的血缘关系，共同的居住地域，而且是一个有着紧密的政治经济联系的人们共同体，每一个家支，几乎就构成一个小社会。布慕兄弟把形成世界的青气和红气比喻为扎天菩萨的父亲和戴金勒的母亲，把世界的物质统一性比喻为一个有血缘关系的大家支，虽然不很恰当，但它形象生动，也很通络带有民族的形式，易于为彝族人民所理解。《生命的根源》中的元气论在彝族人民中影响很深，这可能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三

《生命的根源》不仅强调了客观世界的物质统一性，而且提出了物质世界并证发展的思想。

第一，布慕骂仁和布慕鲁琪不是把世界看成一个一成不变的事物集合体，而是把它看一个永无止息地发展流动的过程。他们指出：“天地之间，生死如水车转动，从未间断，这是必然的现象。”“这流动的气，它是万样知识产生的根源，又是生命的根源。……万物不停地生长，五行运转，相继于红，这是不可终止的”。①应当指出，在布慕骂仁和布慕鲁琪的著作中，到处都强调了世界的流动性，强调了物质世界的发展和变化。许多古彝文典籍也都有这种情况。但这不是因为古代彝族人民对辩证法有什么特别的禀赋，实际上，这种辩证思想的发展只是彝族先民现实生活的一种正常反映。彝族先民从远古时代以来，长期过着游牧生活，从祖国的大西北到大西南，他们翻高山，过草原，渡大河，到处迁徙。一直到公元初

① 《西南彝志》第十六卷

期，还有许多部落过着“随水草畜牧，夏处高山，冬入深谷”的生活^①。数千年中，流动是他们生活中的常规，而定居只是暂时的事情。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山变了，水变了，生活情况也变了。这个事实千百次地反映到他们的头脑中，就自然形成了流动、变化的概念。他们的思想家的功劳，就是把这些本质上正确的思想加以集中提炼，造成一个系统的哲学理论。

第二，在布慕骂仁和布慕鲁琪看来，所谓变化和流动，不仅是场所的变更，数量的增减，不是在同一个水平上周而复始地转圈，而是一个从低级到高级，从简单到复杂的过程。他们说：“清气和浊气相接触，产生了黑压压的无边无际的空洞的天，这空洞的天接着又变化，产生出一重重的青红彩色的宇宙。过了一段长时间，尾随着青红，形成种种生命”。^②从简单的青气和红气到混沌空洞的宇宙，从混沌空洞的宇宙到有着青红彩色的万事万物的世界，经过漫长的演变过程，最后形成种种生命。这就是布慕兄弟给我们描绘的宇宙发展图。现代科学不但证明了天体演化和生命起源的从低级到高级，从简单到复杂的一般过程，而且也揭示了各个阶段上发展变化的详细情景。与比相比，布慕兄弟的图画只是小学生的作品。可是，在千多年前，在完全不知道现代科学为何物的情况下，我们的祖先能作出这样的宇宙发展图，还是很值得自豪的。

第三，布慕骂仁和布慕鲁琪不是从神的意志，而是直接从大自然内部来探寻事物发展变化的源泉。“天上的气和地上的气是生命的根源，它们之间不断地交换着”。“青红是种种气浊的形体，就

① 《新唐书南蛮传下》

② 《西南彝志》第十六卷

象树一样，红是青的主干，青又是红的根子”。“万物不停地生长，是以青气为红气的主干，红气又是青气的根儿。”^①青气和红气是相互对立的，同时又互相联系、互相依存。“红是青的主干，青又是红的根子”，正是它们的相互作用，才使“万物不停地生长。”列宁指出：“有两种基本的（或两种可能的？或两种在历史上常见的？）发展（进化）观点：认为发展是减少和增加，是重复；以及认为发展是对立面的统一（统一物之分为两个互相排斥的对立面以及它们之间的互相关联）”^②彝族古代哲学家把统一的气分为两个互相排斥又互相联系的“青气”与“红气”，认为发展就是这两个对立面的作用，这就接触到了辩证法的核心。虽然这是不自觉的，但仍然具有重要的意义。

第四，彝族古代哲学家既然认为世界统一于气，那就事先肯定了事物之间的普遍联系。但世界起源于气，不等于事物之间没有性质的差别。那么，事物之间质的差别是怎样形成的呢？布慕骂仁和布慕鲁琪是这样回答的：“青与红互相接触交合，就产生金、木、水、火、土。五行的运行不一，向右边运转的，就变成青去。向左边运转的，就变成红去。水由红出现，主管于右；火由青出现，主管于左；木由青出现，金由红出现，土由气浊出现。宇宙也就完善了”。^③这段话看起来比较费解，但实际上包含着深刻的思想。一切事物内部都存在着青与红这一对矛盾，正是它们的对立统一（“接触交合”）才形成了事物，才引起了运动。由于这种内部的运动方向不同，互相接触交合的方式各各有别，就造成了事物之间

① 《西南彝志》第十六卷 ② 《列宁选集》第二卷第712页

③ 《西南彝志》第十六卷

的千差万别，形成了物质世界的多样性。但是，这千差万别的事物有着共同的根源，而且有着一定的运动规律，因此，不管事物怎样纷繁奇特，也不管它们的运动如何各具一格，世界并不因此而显得杂乱无章，相反地，却存在着令人惊叹的大自然的和谐，“宇宙也就完善了”。

辩证法并不是什么神秘的东西，归根到底自然界是按辩证规律发展的，社会生活也是按照辩证规律前进的。人类要更好地生存和发展，就必须使自己的行为符合客观外界的辩证规律，对现代人是这样，对古代人也是这样。因此，无论是现代或古代，在人们的头脑中，都会产生辩证思想。哲学史已经证明，古代朴素的唯物主义理论往往是和辩证法结合在一起的。彝族古代哲学名著《生命的根源》又是一个生动的例证。当然，这是萌芽的、朴素的辩证法，它和以现代科学的发展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是有本质区别的。

四

《生命的根源》的作者试图在认识和实践的问题上也贯彻他们唯物的元气论，但是，由于不可避免的局限性，他们陷入了真正的困境之中。他们说：“关于生命的根源，每个人都知道，书中写的也很多。依我说，论到人的头，是天上的一个气浊产生的。体也是气。天上的气和地上的气，是生命的根源，它们不间断地交换着”。“天地和人的气息是分不开的”。“第一种青红气体一运行就形成天，种种青红彩色随着出现，第二种青红气体就是身体里的生命”。^①象人类这样高度发展的生物，和那些没有生命的水火土石等等自然物难道还有什么共同之处吗？布慕骂仁、布慕鲁琪告诉我们，人和

① 《西南彝志》第十六卷

其它自然物是有共同之处的。他们把人看成是自然界的产物，认为人和自然界存在着统一性，有着共种的根源。这里所闪现的天才思想的火花，是他们那些不科学的术语所掩盖不了的。

但是，人毕竟是能思惟，有知识的生物。他们的知识又从何而来呢？布慕兄弟说：“这流动的气，是万样知识产生的根源”。

“人们的想法做法，不能越过心，因为心是想万事的，又不能离开我的身体。讲文听想，就是气浊起的作用”。他们的意思是：客观世界（气）是知识的根源，人的头脑（心）是思惟的器官（“心是想万事的”），思维活动是某种特殊的物质（气浊）的作用。他们把精神（知识）当作物质世界的派生的，第二性的东西，并指出思想离不开人的头脑（心），这都是正确的，仍然坚持着他们的唯物的元气论。但是，这里也隐含着一种危险，因为他们并没有把主观和客观正确地区别开来，勿宁说，在他们那里，主观和客观，思惟和存在之间的关系是模糊的，甚至通过“气”被等同起来了。《生命的根源》的作者感觉到了这一点。为了摆脱这种困境，他们提出了一个新的概念，叫做“灵气”。他们说：“知子见子的心中，充满了灵气”。“憨愚贤良的人，都靠它来分别。它是产生在人身上的一种灵气”。② 贤良的人是因为他们身上有一种灵气；而憨愚的人则是因为他们没有这种灵气，所以“活着就跟牛马一样”。很清楚，“灵气”论非但帮不了他们的忙，反而使他们更加陷入混乱的深坑。对于原始的朴素的唯物主义者来说，这是一种正常现象。由于不能严格地区分主观和客观，由于不能科学地处理主客观关系，

① 《西南彝志》第十六卷

② 《西南彝志》第十六卷

由于不认识社会实践的作用，不懂得反映论，因此，一进入认识论这个复杂的领域，他们那不成熟的唯物论罗盘就失灵了，只好在黑暗和混乱中到处乱撞。

在关于人的社会实践的论述中，布慕兄弟的这种矛盾和混乱表现得更加突出，同时也暴露了造成这种矛盾的一个重要根源。一方面，他们宣称追求真理、探寻生命的根源是人生最大的快乐，另一方面又宣扬说，只有“顺从君长”、“孝敬亲长”，才会得到“身心安乐”。他们说：“地上嫩迟（彝族地区）的人，把想与爱的路搞错了，厚薄不分，把厚的当作薄的^①”。比如，“他拥有土地和两座山，拥有妻子和奴隶，拥有坐马穿着，这只能算是薄，只是眼前的根”。^②一个人应当去追求这些吗？不是。而是应当去追求生命的根源。为此，总要“日夜思索，不断追求，总怕遇不着它”。一个人要是不懂得生命的根源，心里就没有主，只能象牛马一样活着。一旦懂得了生命，知道了世界的根源，那就成了通晓今古的人，就是“心里清白的人。到了那时候，身上没有苦恼的缠绕，心情舒畅什么也不想，生时笑吟吟，死去欢乐乐。因为生命在于我，不在天和地”。^③布慕兄弟的这个声明并不是完全可信的。也许他们确曾有过把寻求真理看作比获得财富和权力更快乐的想法，但一般说来，他们没有，也不可能达到这种无冲突的快乐境界。这倒不是因为他们没有因为找到某个真理而有过暂时的欢乐，而是因为他们也象一般人一样，生活在计较利害的现实社会中，尤其是因为他们站在奴隶主阶级的地位上，面临着被压迫人民不断的反抗和统治集

① 《西南彝志》第十六卷

② 《西南彝志》第十六卷

团内部永不休止的勾心斗角，因此，总是被苦脑所缠绕。这种真情实感在《生命的根源》中也有清楚的流露”。在君臣之间，应当尊敬的就尊敬，当行的就行，心里思念着君长，顺从君长，这样做了，心里就安乐，不怕愁苦”。“家族之间，也该把孝顺的土培一培。这样，就会身心安乐，没有愁苦”。(1) 好呵，只有心里思念君长，顺从君长，孝敬亲族，才会身心安乐，没有愁苦。那么所谓只有懂得生命的根源才会快乐的声明又怎样了呢？为了获得真心的“身心安乐、没有愁苦”，完全可以把堂皇的声明撇在一边。这对他们并不是什么特别难堪的事情。“知子见子”身上有灵气，天生聪明，自然懂得生命的根源。奴隶们没有灵气，天生的愚，只配做牛马。由此我们看到，布基马仁、布基智琪在认识论中陷入困境。离开了唯物论，不仅是因为受了认识发展阶段的限制，而且是因为剥削阶级的偏见障碍了他们的眼睛。如果说，在探索生命的根源时，他们拥有一付不同凡常的头脑，那么，一旦回到日常的计较利害的领域，他们就露出了庸人的尾巴。我们这样说，只是要指出一个客观的事实，并非有意责备古人。古代许多伟大的思想家都有类似的情况，在他们辛勤开垦的哲学园圃中，既开放着悦人的唯物主义花朵，也杂生着唯心主义的莠草。我们没有权利去苛求古人，重要的是，他们已经登上了自己时代的高峰。

(1)《西南彝志》第十六卷)

王 天 玺

一九八〇年十一月六日

格萨尔与《格萨尔王传》

民族所藏族历史专业

七八级研究生：晋 美

格萨尔是藏族著名的民间英雄史诗《格萨尔王传》里的主人公，是藏族古代英雄的典型形象。他雄伟神勇，能征善战。他神通广大，法力无边。他降妖服魔，抑强扶弱。他支配自然，善变莫测。他是正义的化身，是自由的象征，他是英明的君主，是无敌的英雄。藏族人民通过这样一个理想的艺术形象，表达了自己对于一切正义、美好、善良的强烈的向往和对罪恶、伪善、邪恶的深恶的憎恶。

格萨尔的故事通过诗赋、说唱、手抄、刻印，形成了一部篇幅浩繁的英雄史诗《格萨尔王传》，在藏族人民中一代一代地流传下来，脍炙人口，家喻户晓。它的惊心动魄的战争场景，让人激动不已。缠绵悱恻的爱情插曲，使人留连忘返。为国捐躯的悲壮历程，叫人肃然起敬。悲欢离合的曲折情节，令人心潮澎湃。它的奇异的神话，能让人心旷神怡。它的处世格言，发人深省。无论是在遥远的四部往还处，还是在崇山峻岭的边陲，无论是在工布的密林里，还是在广漠的藏北草原，你都能够在《格萨尔王传》的足迹。不论是强悍的康巴，还是精明的安多哇，也不论是谈谐的卫藏人，还是质朴的藏巴，都同声赞扬他们民族的英雄格萨尔。

就是这样一部英雄史诗，它的本子到底有多少部，各地众说纷纷，有说七部的，有说十二部的，有说十八部，也有说二十五部的。还有说三十二部的。青海的王沂暖先生，经过对《格萨尔王》的长期搜集、整理、研究、翻译、出版，认为有至少六十部。它的诗行

超过一百万。字数一千多万。这在全世界范围内，也是罕见的。不但荷马的《奥德赛》、《伊里亚特》，弥尔敦的《得乐园》、《失乐园》难以与之比拟，即号称最长史诗的《摩训婆罗多》，也是望尘莫及的。

那么，《格萨尔王传》的作者是谁呢？根据王沂暖先生的看法，《格萨尔王传》的藏文原文有二种本子。一种可以把它叫作“分章本”，一种可以把它叫作“分部本”。分章本，是把格萨尔王传的一生事迹，写在一本里，分为若干章。这种分章本，可能是最初的著作，或者说是较原始的本子。这种本子，目前国内还能见到二种，此外，在克什米尔的拉达克地区，蒙古人民共和国国家图书馆以及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和布里亚特自治共和国等还有七、八种这种分章本。而分部本，则是取《格萨尔王传》中的一部分情节，取加以扩充，或完全创新，首尾完整，独成一部。这种分部本数目极多，有六十多部。

分章本的作者是谁，我们现在还无法知道。至于分部本的作者，就有许多不同的说法。但是有些注明是整理者的人，我们既不知道他们的生平，也不知道他们创作的年代。根据现在已知的情况，我们只能断言作者并不是一个，这些分章本也不是在同一个时期内产生的。另外，还有几位被认为是部分分章本的作者的人，我们对他们略知一二，现在简单地谈一谈他们的情况。

(一)有人说在蒙古本《岭·格萨尔王传》的结束语中注明《沙黄河之战》（即〈霍岭大战〉）是为格萨尔同时，并为格萨尔十分亲信的喇嘛却·姆伯所著。

(二)据说西藏流传着一种说法，西藏多仁赞穷^{七世}十八世纪达赖至